

社会经济史译丛

CAMBRIDGE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延续、偶然与变迁

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

[英] E.A. 里格利 著 侯琳琳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社
会
经
济
史
译
丛

013050569

F456. 19
04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延续、偶然与变迁

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

[英] E.A. 里格利 著 侯琳琳 译



北航

C1657218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延续、偶然与变迁：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英）里格利著；侯琳琳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1

书名原文：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ISBN 978 - 7 - 308 - 10756 - 3

I. ①延… II. ①里…②侯… III. ①产业革命 - 研究 - 英国 - 近代 IV. ①F456. 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158 号

延续、偶然与变迁：英国工业革命的特质

[英] E. A. 里格利 著 侯琳琳 译

责任编辑 赵 琼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9.75

字 数 123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10756 - 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总 序

就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而言，中文与外文（主要为英文）学术圈各自相对独立，尽管现在信息交流与人员往来已经较为频繁，两个学术圈有所交叉，但主体部分仍是明显分离的，对彼此的学术动态可能有所了解，但知之不详，如蜻蜓点水，缺乏实质性的深度交流，中外学者在这方面都颇有感触。而西方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相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更为有限。关于海外中国研究、外国人视野下的中国历史、制度经济学等，由于相关译丛的努力，越来越多地被引入中国学术界。由于欧美、日本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史、社会史等研究日趋成熟，其前沿性成果更需要我们及时获知，以把握当前社会经济史的学术动态和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对研究中国产生了兴趣，一则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一则因为如果不了解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的历史，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人类发展，他们希望与中国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

就有关中国的史料与数据而言，中国学者对英文的原始史料涉猎有所局限，遑论荷兰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法文等，这些语种中有关华人与中国的记载，是在中文正史与野史中几乎看不到的世界。而这些史料，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待开发的史料还有域外汉文文献资料，包括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地的汉文古籍，以及东南亚、美国等地华

人的文献与文物。仅从这个角度而言，引介和翻译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日益显得重要。就学科而言，由于专门化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日益深入，各学科形成自身的特定概念、范畴、话语体系、研究工具与方法、思维方式及研究领域，对此但凡缺乏深入而全面的把握，相关研究就很难进入该学科体系，而其成果也难以获得该学科研究人员的认可。而专业人才培养、评审与机构设置等制度更强化了这种趋势。专门研究是如此精深，以致许多学者无暇顾及其他学科与研究领域，见树木而不见森林，学术视野因此受到局限，甚至出现学科歧视与偏见，人类追求知识的整体感与宏观认识的需求亦得不到满足。

同时，不同学科的一些特定话语和方法，其实许多是可以相通的，学术壁垒并非如想像中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旦打通障碍，架起沟通的桥梁，游走于不同学科之间，其收获有时是令人惊喜的，原创性的成果也常在跨学科的交叉中产生。如从历史源头与资料中原创出经济学理论，或以经济学方法与工具研究历史问题获得新思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弗里德曼、哈耶克、库兹涅茨及为人熟知的诺斯、福格尔等，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因此，“社会经济史译丛”的宗旨与取向为：第一，在学科上并不画地为牢局限于经济史和社会史，也将选择与之相关的思想史、文化史，或以历史为取向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成果，更欢迎跨学科的探索性成果。第二，在研究地域和领域的选择上，将不局限于译者、读者、编者和市场自然倾斜的中国社会经济史，本丛书将力推西方社会经济史的前沿成果。第三，译丛除一般性论述的著作外，也接受史料编著，还精选纯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在成果形式方面，既选择英文著作，也接受作者编辑的论文集，甚至从作者自己的英文论著中翻译或加工创作的中文成果。在著作语种的选择上，除英文作品外，还特别扶持其他语言论著的中译工作。

我们希望本译丛成为跨越和沟通不同语种成果、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与中外学术圈的桥梁。

龙登高

2009年5月于清华园

Continuity, Chance and Chang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1st Edition (9780521396578) by E. A.
Wrigley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
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销售。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 - 2012 - 227



北航

C1657218

目 录

引言 / 1

第一章 定义和概念 / 7

工业革命：概念界定 / 8

17 世纪和 18 世纪英国的迅猛发展 / 12

经济增长的两种模式 / 17

深入对比分析 / 31

结论 / 33

第二章 高级有机经济 / 35

农业生产率的转变 / 36

生活水平提高和经济增长的限制 / 49

新制度的预兆 / 53

荷兰共和国的兴衰 / 60

结论：高级有机经济中的价格和福利 / 64

第三章 矿物能源经济 / 71

农业中的能源平衡 / 74

制造业能源革命 / 76

基于矿物能源的经济增长 / 83

提高生产率的新模式 / 85

生育革命 / 91

原工业化误解 / 96

结论 / 99

第四章 数字和概念 / 102

现代化的概念 / 103

英国的现代化和工业革命 / 107

不断改变的投资平衡 / 109

变化：单一的过程？ / 116

再议 18、19 世纪 / 118

个人主义与福利制度 / 121

待研究的问题 / 124

结论 / 132

参考文献 / 136

索引 / 145

本书源于1987年我在剑桥大学春季学期所做的艾伦·麦克阿瑟（Ellen McArthur）系列主题讲座。能受该基金经理之邀进行此讲座是我莫大的荣幸，对此我深表感谢。于我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一直以来有一个主题在我脑海中徘徊，而这个主题似乎就是为这场讲座而量身订制的。接受这个邀请也促使我必须做出决定，否则我还可能会考虑更长的时间。经过多年对英国人口革命的研究，我已渐渐回归到最初的研究主题——工业革命，对工业革命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我很想再去研究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一些非常一般性问题的解释，二是许多有望取得进展的实质性问题。令我左右为难的是，到底是要写一本需要耗费大量工作精力的工业革命方面的大型综合性图书，还是写一篇简短的纲领性评论。如果选择前者，几年都不可能编写完成，而选择后者，便可以立即动笔，因为写评论不需要开展很多的实证工作。经理的邀请让我下定决心选择后者。

艾伦·麦克阿瑟的一些早期讲座只在形式上稍作变动后便出版了，还有一些则在原稿基础上进行大量的扩展和修改之后出版的。

我的讲座结束后，考虑到会被记录出版，我更倾向于尽可能少的改动讲座原稿。

- 2 但是，事与愿违，当前版本还是与原文有了较大的不同。第一，文中添加了一些图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展开论述，对原文也做了修改，添加了一些新的材料。第二，公开讲座有一些很机械化的限制，每次讲座时间要控制在五十五到六十分钟内，使得每次讲座的长度非常相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大量压缩某些章节。但此次将讲座内容转化为书面形式后就不再受以上条件的限制了，有些章节不再受篇幅约束，可以写得足够长。第三，口头的公开讲座无法标示脚注。但大多数脚注却可以标示在讲座后整理的文字稿中。这些脚注不再是简单的提供原文主体部分的引证和论断的依据，而是能够解决实质性问题，某些时候它们的出现完善了正文。

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你读到的文本与原文有所不同，但是，论证的范围或要点并没有改变。本书的四个章节是我四次讲座的内容，每章中的一系列论点仍保持原样。除了内容稍作修改外，我并没有改变讲座的文体风格。这种风格显露出这本书来源于口语而不是书面语。它仍保留着不容置疑的语气，有时甚至使用了某些有争议的口吻。本书是纲领性的而不是专题性的，有时想要说服读者的愿望过强，难免让人产生被激怒的感觉。

工业革命的内在价值和重要性本应使其成为现代世界发展史上所有重大议题中最令人兴奋的研究课题，但其现在却已成为一个枯燥的话题，由原本是关注的焦点变得不再受关注，甚至被许多历史学家当成垃圾的话题，这真是对现代史学的惊人的讽刺。史学研究的舞台已经被其他角色占据，就像哈姆雷特的演出中不再有丹麦王子。

事情这样发展也是有充分理由的。没有人怀疑前工业化世界和

当今世界间的差异程度。给经济发展的变革部分贴上“工业革命”的标签确实比较恰当，但是由于对这个标签缺少连贯的描述和令人信服的解释，而且人们对其也不再有兴趣，所以这个标签已不再像以前一样充满活力。“工业革命”这个词开始成为承载丰富内涵的一个专业术语，越来越多地担负起“拯救一切”的重担。

我的讲座主要是对某个观点提出质疑，这个观点认为工业革命是个累积的、循序渐进的、单一的现象。很多有关工业革命的著作或明确或含蓄地支持了这一观点，但是我将在本书中对这个观点提出几点强有力的反驳。为了方便解释，我将大量采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来阐明这个问题的本质。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描述的经济增长过程确实是个累积的、循序渐进的、单一的现象，其中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变化，既有政治、法律、社会结构与态度等方面的变化，也有经济方面的变化。但是，正因为斯密自己和他的继任者所提出的原因很有说服力。可想而知，经济增长的势头一段时间后逐渐消失，是增长过程自身的内在变化和依次引起的静态状态阻止了增长势头。而且，古典经济学家无一例外地都怀疑当时的实际工资水平是否能够永远持续下去，认为未来下降的可能性高于上升的可能性。尽管所有理性和博学的人都很希望看到大众实际工资的稳步提高，但大众实际工资的稳步提高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他们也无法对此假装高兴。然而，实际工资的持续增长被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关键特点之一。

很明显，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悖论。在传统编年史学者认定的工业革命的早期几十年中，那些研究经济行为的人们拥有众多信息渠道和智力支持，他们怎么可能一边没意识到后代遇到的发展变化，一边又强烈地阻止这种变化？

现在这个悖论消失了，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似乎更加公正。假

设不把工业革命看做是一个传统方式的单一过程，那么在 18、19 世纪发生的经济增长就应该被看做是两股不同力量作用的结果，这两股力量也仅仅是在时间交叠的早期存在着偶然联系。

古典经济学家之所以谨慎地评估未来的经济增长，是基于他们对土地的充分考虑。无可争辩，地球的表面是无法再扩张的，地球表面任何类型的土地同样无法扩张，比如可耕种土地就无法再扩大。在一定的材料与技术水平下，虽然不受简单上限的限制，但只有通过不断增加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确保单位面积土地产出的不断增加，我们才能增加从土地中的获得并为人类所应用。然而边际效益递减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要认为土地的生产能力不能无限增长的是正确的，未来就一定会出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这个结论不只针对食物的供应，对于一般的经济增长来说也同样适用。只要农业技术能够彻底的、连续的进步，上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就可能避免，但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技术进步能够“彻底的、持续的”改进。

如此密切的关注未来，并不意味着未来可能不再进步，也不是说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无关紧要的。正相反，通过创建合理的法律框架，逐步建立经济计划和活动的可预见性，保护财产权，确保合同的可执行性；通过消除对资金使用和劳动自由的限制，确保政府不会任意征税，鼓励国内外的自由贸易，促进社会职能的进一步专业化。通过以上这一系列的措施，被封建国家或重商国家长时间阻碍和抑制的社会生产力就能够解放出来。通过学着与人类的本性合作而不是挑战人类本性，国家财富可能会大幅增加，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会提升。

5 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的普遍逻辑是没有问题的。他们的著作在传统经济范畴内分析经济增长问题仍然具有权威性，这里的传统经济指的是受到土地生产能力限制的经济，我称之为有机经济。另一

种不同的经济基础正在形成，它的特点与有机经济的特点形成鲜明的对比，但这一点并没有引起古典经济学家的注意。

这种新经济体制的一些显著特点可以在描述有机经济本质含义的过程中弄清楚。新体制使用矿物作为原材料，摆脱了固定的土地供应以及有限的土地有机产品产出量的限制问题。因此新体制的典型行业是生产钢铁、陶瓷、砖、无机化学材料，或者是生产这些材料的二次加工产品，尤其是生产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机器、工具以及由钢铁做成的各种消费品。以上这些行业无论发展扩张到怎样的规模，都不会给土地带来明显的压力，然而在有机经济下，其主要的行业，如纺织业、皮革制造业和建筑业等，只有生产出更多的羊毛、兽皮和木材时才能够继续发展壮大，但这同时意味着需要越来越大面积的土地，于是对这同一生产要素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土地生产要素的供应量不会再增加。意味着满足人类基本的吃、穿、住和取暖等需求不可避免地不断增加对同一稀缺资源的压力。

但是，新经济体制还具有另外一些特点，这些特点的本质并不能通过与有机经济对比得到，这些特点改变了我们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会不断增加。所有的物质生产都需要消耗热能或机械能，人均生产力能达到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得到的热能或机械能的多少，而这又反过来决定着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另外，在有机经济下，生活水平会受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影响。有机经济必然受到其能量约束的严重限制。正如当原材料几乎都是有机物时，热能和机械能都是来源于有机源：通过燃烧木材（或是其衍生品木炭）来获得热能，通过人力或牲畜力来获得机械能。尤其是，仅通过人力或牲畜力来获得机械能，这是限制生产力提高的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因为很多形式的生产都需要大量的机械能去完成一系列的操作程序。土地开垦或金属加工是最典型的例

子。如果只能依靠人力来完成类似举铲抡锤这些劳动的话，生产力水平必然会处于很低的水平。当马或者牛能被利用来做这些劳动时，牲畜力的利用可能能够起到提高生产力水平的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尽管重要但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由于牲畜与人类一样，需要消耗同样的“燃料”，这样牲畜们便与人竞争同一稀缺资源——肥沃的土地。当矿物能源——煤炭，开始提供越来越多的行业所需的热能时，以及随后蒸汽机这种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的有效设备的出现，为确保实质上获得无穷无尽的机械能提供了解决办法，因此，无论是总产量还是人均产量的增长前景都将完全不同于以前我们一直所获得的水平。

这里提到的论点将在本书中做详细的阐述。但是，这本书仍然算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专著。我不是试图建立新的普适观点，而是想激起人们对那些带来超大城市和工业化农村的事件的兴趣。这是一个不再受太阳运行周期和季节变化规律影响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贫穷变为了一种可选择的状态，而不再是人类生产力必然限制的反映；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从重大自然灾害中解放出来，不再愚昧无知；这个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尽管可能丧失某种表面上的稳定。如此的世界就是工业革命创造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的研究，因为一方面这源于工业革命内在的魅力，另一方面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尽管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作为工业革命的继承者，但我们可以选择更好地认识我们的遗产。

16 世纪中期的英国，不论是经济还是人口都如其地理位置一样，处于欧洲大陆的边缘。这座岛屿上的人口比较稀少，其人口数量仅相当于法国人口数量的 $\frac{1}{5}$ ，相当于德国或意大利人口数量的 $\frac{1}{4}$ 。^{〔1〕}英国的农业、工业、工商业的发展都严重依赖于从欧洲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可能有人会认为，在经济问题方面，到 20 世纪后期古老的经济模式又重新建立起来，就如同车轮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从某种意义上发生了一场革命。不管这个观点是否正确，但毫无争议的是在此期间另外意义上的革命发生了，它转变了全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这种转变比人类文明史上的任何其他变革都要深刻得多。此外，这里所说的另外意义上的革命在其初期主要是在英国及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国家发展起来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事实，很自然地使得众多英国历史学家特别多的关注英国的工业革命。

近几个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一直是世界历史学的核心内容，更

〔1〕 Wrigley,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pp. 121 – 122.

是工业革命发起国历史的核心内容。然而尽管历史学家不否认工业革命的重要性，但是通常的历史学著作却没有专门的论述工业革命⁸的内容。如你所料，大部分工业革命现象的内容要么虽在著作中有所涉及，但不是明显的专门提及，而是将其融入描绘历史背景中；要么就是把工业革命看成是太令人望而生畏的主题而在著作中根本不去涉及。即使对于博学的历史学家来说，工业革命这个主题的态度也是令人望而却步的。对于大部分着眼于现在的经济学家而言，工业革命更是太遥远的事情了，很难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即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关工业革命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经济历史学家们之所以存在的理由，但这些经济历史学家们对待工业革命这个主题的态度也往往很平淡。这可能是因为工业革命这个主题已经被拆分成了一系列的专业方向，所以大家更多地去关注各个专业方向，而对整体的工业革命却视而不见。虽然工业革命已经让今天的世界发生了超乎想像的发展，但令人惊奇的是，工业革命这个命题却经常显得很沉闷。大家普遍接受的工业革命的很多方面确实需要再商讨。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工业革命更广泛的讨论，并重新唤起人们对工业革命魅力和重要性的兴奋感。

工业革命：概念界定

我们从“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这个词本身说起比较方便，这个词由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组成，但是两个词结合起来就不太好理解所发生的变革。“工业革命”中的“工业”这个形容词可能看起来会让人觉得农业和商业在变化期间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或者至少看起来显得农业和商业在期间发挥了不太重要的作用，因此“工业”这个词似乎用的不太恰当；而相比之下“革命”

这个名词用得非常好，根据这个词在政治环境中的使用来类比可知，它的意思指的是从一个相对稳定的系统到另一个稳定系统时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就犹如从专制国家到民主国家一样。另外，当这两个词并列起来使用，创造出“工业革命”这个词的同时，也创造了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工业革命的过程既是单一的又是进步的，因此一旦被一个必然的逻辑推动，将会遵循着某一特定的模式。这样一种假设影响了有关工业革命的年表、过程以及成因等方面的讨论。

如果“工业革命”这个词语的使用确实倾向推动这种假设，并且使得此假设得到了普遍认可，那这确实是一件不幸的事。在都铎王朝和维多利亚时代期间，英国的农业和商业都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事实上，在脱离伊丽莎白—维多利亚统治的 250 多年的时间里，英国经济生活中农业和商业的生产效率的进步比工业更 9 为引人注目。^{〔2〕}“工业革命”很容易让大家误认为工业革命时期是一段快速发展的活跃期，而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是两段发展的停滞期。20 世纪是一段快速持续增长的时期，这大家都认同，无需再强调，但是大家却几乎同样错误地认为工业革命前的那段时期的特点是发展相对较慢。由于术语定义的问题而诱使人们认为工业革命是一个单一的进步的现象，这就不令人满意了，尤其是一般的大事年表认定工业革命约始于 1780 年，到 1830 年时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1830 年之后的一段时间所发生的增长更应视为长期发展的延续，只有在此之后开始有新的力量持续支撑着发展的势头。

很显然，从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我对“工业革命”这一词语的

〔2〕 See below pp. 35 – 36, 81 – 87, 126 – 131.